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詩紀卷一百四十五 明 馮惟訥 撰

別集第一

統論上

宋書謝靈運傳

梁沈約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

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綿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

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竝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左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於此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道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

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
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竝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
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
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
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
士茂制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
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竝直舉胷情非傍詩史正以

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
精而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
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
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北史文苑傳叙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
文之為用其大矣哉逖聽三古彌綸百代若乃墳索所
紀靡得而云典謨已降遺風可述至於制禮作樂騰實

飛聲善乎言之不文行之豈能遠也是以曲阜之多才
多藝監二代以正其源關里之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
其末用能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緜俗藏用於百
代至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
淹中稷下八儒三墨之異漆園黍谷名法兵農之別雖
雅誥奧義或未盡善考其遺跡亦賢達之流乎其離讒
放逐之臣塗窮候門之士道轔軻而未遇鬱抑而不申
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

沈溺於一潮流風聲於千載者往往而有矣漢自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揚為之傑東京之朝茲道逾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為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棟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竝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竝奏易俗之用無爽九源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斯為盛既而中州板蕩戎狄

交侵僭偽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潛思於戰
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矣若乃魯徵
杜廣徐光尹弼之儕知名於二趙宋該封奕朱彤梁譴
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陣章奏符檄
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
運然也至於朔方之地蕞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
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埶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
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

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
宏宏子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
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在運銳情文學固以頡頏
漢徵跨躡曹丕氣運高遠艷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
風律調頗殊曲度遂改辭罕泉源言多胷臆潤古彫今
有所未遇是故雅言麗則之奇綺合繡聯之美眇歷歲
年未聞獨得既而陳郡袁翻河內常景晚拔疇類稍革
其風及明皇御歷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也于時陳郡袁翻翻弟躍河東裴敬憲弟莊伯莊伯族弟伯茂范陽盧觀弟仲宣頓丘李諧勃海高肅河間邢臧趙國李騫彫琢瓊瑤刻削杞梓竝為龍光俱稱鴻翼樂安孫彥舉濟陰溫子昇竝自孤寒鬱然特起咸能綜採繁縟興屬清華比於建安之徐陳應劉元康之潘張左東各一時也有齊自霸業云啓廣延髦俊開四門以賓之頓八絃以掩之鄴都之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

季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中山杜輔
玄北平陽子烈竝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
之列及天保中李愔陸印崔瞻陸元規竝在中書參掌
綸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
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
卿劉逖魏騫亦參詔勅自李愔已下在省唯撰述除官
詔旨其關涉軍國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
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竝為中書侍郎典司綸綺後主

雖溺於羣小然頗好詠詩幼時嘗讀詩賦語人云終有
解作此理不初因畫屏風勑通直郎蕭放及晉陵王孝
式錄古賢烈士及近代輕艷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
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蕭懿趙州功曹參軍顏之推同
入撰錄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
又因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託鄧長顥漸說後主屬意
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名引文學士謂之
待詔文林館焉珽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

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勣散騎常侍張彫中書監陽休
之監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常道遜陸乂太子舍
人王幼衛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劉
仲威袁奭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陸道閑考功郎中
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
東閣祭酒崔德立太傅行參軍崔儦太學博士諸葛漢
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入館撰書并勅
放慾之推等同入撰例復命散騎常侍封孝琰前樂陵

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通直散騎常侍楊訓前
南充州長史羊蕭通直散騎侍郎馬元熙并省三公郎
中劉珉開府行參軍李師上溫君悠入館亦令撰書後
復命特進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侍李孝貞
中書侍郎李德林續入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又
有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并省右戶郎元行恭太尉
中兵參軍劉儒行司空祭酒陽辟疆竝入館待詔當時
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

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周氏
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
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
然綽之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辭
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
車電邁諸宮雲撤梁荆之風扇於闕右狂簡之徒斐然
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夫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
感六氣順四時之序蓋文之所起情發於中而自漢魏

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善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

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
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隋文初統萬機每念斷彫為樸
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
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暨乎即位一變
其體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
窟竝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
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
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

洛四隩咸萃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竝該天網
之中俱爲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水圓流不
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者則
齊人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
操鉅鹿魏澹陳人會稽虞世基河東柳晉高陽許善心
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竝驅雲路矣

明詩

梁劉勰

文心雕龍
下竝同

大舜云詩言志歌詠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

為志發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綺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

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爲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常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謡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

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
轉附物怡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
曲可詠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初五言騰躊文帝
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竝憐風月狎
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
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
也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
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

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縕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畧也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為俊矣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儼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

而綱領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體雅潤為本五言流
調清麗居宗華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
舍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
美則太沖公幹然詩有恒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
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為易其難也方來
至於三六雜言則自出篇什離合之發則明於圖識回
文所興則道原為始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巨細或殊
情理同致總歸詩固故不繁云

樂府

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
闋爰乃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於塗山歌
於候人始為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為北聲夏甲歎於
東陽東音以發殷釐思于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
不一概矣匹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採言樂盲被律志感
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於盛衰季札鑒微於興
廢精之至也夫樂本心術故響浹肌髓先王慎焉務塞

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自雅聲寢微溺音騰沸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間其不還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鴈羣篇靡而非典河間薦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遍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

也如此暨後郊廟惟雜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至于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淫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逮於晉世則傅玄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亦充庭萬然杜夔調律音奏舒雅荀勗改懸聲節哀急故阮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和樂精妙固表裏而相資矣故知詩為樂心聲為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

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
相謳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若
夫豔歌婉變怨志訛絕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飛
馳職競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晚奇辭切至則拊髀
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
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
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遲
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建士衡咸有佳篇竝無詔伶人

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至於斬

疑作軒

伎鼓

吹漢世饒挽雖戎喪殊事而並總入樂府繆襲所致亦

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畧具樂篇以標區

界

時序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
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舍不識之歌有虞繼作
政阜民安南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盡其美者何

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聖敬猗
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
風樂而不淫幽厲畧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
歌謡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春秋以
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颺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
燕趙任權五蠹六虱嚴於奏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
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
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輶

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
艷說則籠罩雅頌故知曉煜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
也爰至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尚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
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
孝惠迄于文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
沈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
驚柏梁展朝讌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
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歎兒寬之擬奏買臣負

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
枚皋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比
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篆之
軼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自元暨
成降意圖籍笑玉屑之諫清金馬之路子雲銳思於千
首子政讐校於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
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
於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畧文華

然杜篤獻誅以免刑班彪參表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肆禮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于國史賈逵給禮於端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益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

陋故楊賜號為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益茂
如也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
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
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
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
幹狗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
樂文蔚休伯之儔子倣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
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

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槩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嵇阮應繆並馳文路矣晉宣始基景文克構並跡沈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沖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

俊之采應傅三張之徒孫摯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
韻綺靡前史以為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為
歎息元皇中興披文建學劉刁禮吏而寵榮景純文敏
而優擢逮明帝末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練
情於誥策振采於辭賦庾以筆才逾親溫以文思益厚
揄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簡
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亟滿玄席澹思釀采時灑
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袁殷之曹孫

于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貴玄江左彌盛
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述遠而辭意夷泰詩必
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
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自宋武愛文
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以下文
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飈起王袁聯宗以龍章
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也蓋聞之
於世故畧舉大較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

膺錄高祖以虜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中宗以上哲
興運並文明自天緝遐景祚今聖厯方興文思克被海
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於天衢駕騏驥於萬里經典
禮章跨周樂漢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啟
陳颶言讚時請寄明哲

體性

八體屢遷功以學成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
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
七曰新奇
八曰輕靡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

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傲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雋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畧哉

通變

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幹麗土而同性臭味晞陽而異品矣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牆縟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薦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確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

氣衰也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畧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疎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踰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采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蒨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槩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

情采

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
辨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
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為
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
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
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
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眞為文者淫麗而煩濫而
後之作者採濫忽眞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

日踈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皋壤心纏
幾務而虛述人外眞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
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
之微依情待實况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
微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理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
知翠綸桂餉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
錦繡衣惡文太章責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設謨以位
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摛藻使文不

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乃可謂
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比興

詩文弘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
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
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
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諷蓋
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觀夫興之託諭婉

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鷺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且何謂為比蓋寫物以附意颶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螗以寫號呼澣衣以擬心憂卷席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

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構紛紜雜
還信舊章矣夫比之為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
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竽籟
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荒園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
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鵬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糺繆
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愛
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長笛云繁縟絡繹范蔡之說
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靈抽緒此以容

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至於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纖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效績又安仁螢賦云流金在沙季鷹春詩云青條若總翠皆其義者也故此類雖繁以切至為貴若刻鶴類鶩則無所取焉

物色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

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
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
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
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
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
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
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
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襄

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果果為出日
之容灑灑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嚙嚙學草蟲
之韻皎日嚙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並以少
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
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
歲壯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模山範水字必
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
雅詠棠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

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
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
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
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然
物有恆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踈且詩
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
借巧即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
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

輕舉情曇曇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
相變因革以為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
山林臯壤實文思之奧府畧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
所以能洞鑒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詩品上

梁鍾嶸征遠記
室叅軍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
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
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夐矣夏

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
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
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
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
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
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
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
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

彬之盛大備於時矣是後陵遲衰微逮於有晉太康中
三張三張載
協元也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

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興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
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
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
郭景純用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
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混斐
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

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頽延年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義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

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
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
深則詞躡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
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
蟬夏雲暑雨冬月祈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
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
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戎殺氣雄邊塞客衣單
孀闌淚盡文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

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憇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人各為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嗟曹劉為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鮑照結客少年場行學謝朓劣

得黃鳥度青枝

虞失玉
階怨

徒自棄於高聰無涉於文流矣

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慾商榷不同淄澑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畧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為稱首況八紘既

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
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轍議敢致流別疇之今錄
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詩品中

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

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

水

徐幹
雜詩

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

陳思
雜詩

亦唯所見清晨登

隴首羨無故實明月照積雪

謝康樂
歲暮

詎出經史觀古今

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孝兒翰林疎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瞻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

詩逢詩輒取張騫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錄並載在文
曾無品第嶄今所錄雖止乎五言然網羅今古詞文始
集輕欲辨彰清濁猗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
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
者爾

談藝錄

吳郡徐禎卿

詩理宏淵談何容易究其妙用可畧而言卿雲江水開
雅頌之源烝民麥秀建國風之始覽其事迹興廢如存

占彼民情困舒在目則知詩者所以宣玄鬱之思光神
妙之化者也先王協之於宮徵被之於簴絃奏之於郊
社頌之於宗廟歌之於燕會諷之於房中蓋以之可以
格天地感鬼神暢風教通庶情此古詩之大約也漢祚
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溫純厚雅孝武樂府壯麗宏
奇縉紳先生咸從附作雖規迹古風各懷剖劂美哉歌
詠漢德雍揚可爲雅頌之嗣也及夫興懷觸感民各有
情賢人逸士呻吟於下里棄妻思婦嘆詠於中閨鼓吹

奏乎軍曲童謡發於閭巷亦十五國風之次也東京繼
軌大演五言而歌詩之聲微矣至於含氣布詞質而不
采七情雜遣並自悠圓或間有微疵終難毀玉兩京詩
法譬之伯仲墳篪所以相成其音調也魏氏之學獨專
其盛然國運風移古朴易解曹王數子才氣慷慨不詭
風人而特立之功卒亦未至故時與之間化矣嗚呼世
代推移理有必爾風斯偃矣何足論才故特標極界以
俟君子取焉

夫任用無方故情文異尚譬如錢體爲圓鈎形爲曲箸則尚直屏則成方大匠之家器飾雜出要其格度不過總心機之妙應假刀銛以成功耳至於衆工小技擅巧分門亦自力限有涯不可彊也姑陳其目第而爲言郊廟之詞莊以嚴戎兵之詞壯以肅朝會之詞大以雖公讌之詞樂而則夫其大義固如斯已深瑕重累可得而言崇功盛德易夸而乏雅華疏彩會易淫而去質干戈車革易勇而亡警靈節韶光易采而成靡蓋觀於大者

神越而心游中無植幹鮮不眩移此宏詞之極軌也若夫欵欵贈言盡平生之篤好執手送遠慰此戀戀之情勗勵規箴婉而不直臨喪挽死痛旨深長襟懷因感以詠言覽古隨方而結論行旅迢遙苦辛各異遨遊晤賞哀樂難常孤孽怨思達人齊物忠臣幽憤貧士鬱伊此詩家之錯變而規格之縱橫也然思或朽腐而未精情或零落而未備詞或罅缺而未博氣或柔獷而未調格或莠亂而未叶咸為病焉故知驅縱靡常城門一軌揮

斤汚鼻能者得之若廻訪之於遠不下帶衽索之以近
則在千里此詩之所以未易言也

情者心之精也情無定位觸感而興既動於中必形於
聲故喜則為笑啞憂則為吁歎怒則為叱咤然引而成
音氣實為佐引音成詞文實與功蓋因情以發氣因氣
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實
渺必因思以窮其奧氣有羸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
難安帖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禦其侈

此詩之流也繇是而觀則知詩者乃精神之浮英造化
之秘思也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或約旨以植義或
宏文以叙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楷或始迅以
中留或既優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以引泣或
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侶易此論匠之超悟不可得而
詳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若乃因言求意其亦庶
乎有得與

魏詩門戶也漢詩堂奧也入戶升堂固其機也而晉氏

之風本之魏焉然而判迹於魏者何也故知門戶非定
程也陸生之論文曰非知之難行之難也夫既知行之
難又安得云知之非難哉又曰詩緣情而綺靡則陸生
之所知固魏詩之查穢耳嗟夫文勝質衰本同末異此
聖哲所以感歎翟朱所以興哀者也夫欲拯質必務削
文欲反本必資去末是固曰然然非通論也玉韞於石
豈曰無文淵珠露采亦非無質由質開文古詩所以擅
巧由文求質晉格所以為衰若乃文質雜興本末並用

此魏之失也故繩漢之武其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體
其敝也不可以悉矣

夫情能動物故詩足以感人荆軻變徵壯士瞋目延年
婉歌漢武慕嘆凡厥含生情本一貫所以同憂相瘁同
樂相傾者也故詩者風也風之所至草必偃焉聖人定
經列國為風固有以也若乃歔欷無涕行路必不為之
興哀憇難不膚聞者必不為之變色故夫直慙之詞譬
之無音之絃耳何所取聞於人哉至於陳采以眩目裁

虛以蕩心抑又未矣

朦朧萌析情之來也汪洋漫衍情之沛也連翩絡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思之約也頡頏累貫韻之齊也混純貞粹質之檢也明雋清圓詞之藻也高才閒擬濡筆求工發旨立意雖竚出多門未有不由斯戶者也至於垓下之歌出自流離煮豆之詩成於草卒命辭慷慨並自奇工此則深情素氣激而成言詩之權例也傳曰疾行無善迹乃藝家之恒論也昔桓譚

學賦於揚雄雄令讀千首賦蓋所以廣其資亦得以叅其變也詩賦麤精譬之緜綸而不深探研之力宏識誦之功何能益也故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繩古以崇辭雖或未盡臻其奧吾亦罕見其失也嗚呼雕續滿目並已稱工芙蓉始發尤能擅麗後世之惑宜益滋焉夫未覩鈞天之美則北里為工不詠闕睢之亂則桑中為雋故匪師涓難為語也

詩之辭氣雖由政教然支分條布畧有徑庭良由人士
品殊藝隨遷易故宗工鉅匠辭淳氣平豪賢碩俠辭雄
氣武遷臣孽子辭厲氣促逸民遺老辭玄氣沈賢良文
學辭雅氣俊輔臣弼士辭尊氣嚴閻僮壺女辭弱氣柔
娟夫幸士辭靡氣蕩荒才嬌麗辭淫氣傷

夫哲匠鴻才固繇內穎中人承學必自迹求大抵詩之
妙軌情若重淵奧不可測辭如繁露貫而不雜氣如良
駟馳而不軼由是而求可以冥會矣

古詩降魏辭人所遺雖蕭統簡輯過冗而不精劉勰緒論亦畧而未備况夫人懷敝帚自過千金法言懿則遂見委廢至於篇句零落雖深猶幸有存者可足徵也故著此篇以標準的粗方大義誠不越茲後之君子庶可以考也

詩譜

元陳繹曾

詩譜凡二卷今采其評各家詩語
列於作者名下其總論則附於此

古體

周南 不離日用間有福天下萬世意

召南 至誠諄恪秋毫不犯

邶風 君子處變淵靜自守

齊風 翩翩有俠氣

唐風 憂思深遠

秦風 秋聲朝氣

幽風 深知民情而眞體之

小雅 忠厚

宣王小雅 振刷精神

大雅 深遠

宣王大雅 鋪張事業

周頌 天心布聲

魯頌 謹守禮法

商頌 天威大聲

凡讀三百篇要會其情不足性有餘處情不足故寓之景性有餘故見乎情

凡讀騷要見情有餘處

凡讀漢詩先眞實後文華

凡讀建安詩於文華中取眞實

三國六朝樂府詩猶有眞意勝於當時文人之詩

凡讀文選詩分三節東都以上主情建安以下主意三謝以下主辭齊梁諸家五言未成律體七言乃多古製韻度猶出盛唐人上一等但理不勝情氣不勝辭耳

律體

沈約

吳均

何遜

王筠

任昉

陰鏗

徐陵

薛道衡

江總

右諸家律詩之源而尤近古者視唐律雖寬而風度遠矣

絕句體

古樂府

渾然有大篇氣象

六朝諸人

語絕意不絕

文中子論詩

附

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子

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

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猶者也

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

南史
吳無

筠疑是吳均
文之誤也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

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

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

南齊世祖之
子湘東王名

子建與兄竟陵王子良及隋郡
王子隆皆好文章有集傳世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

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
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



古詩紀卷一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詩紀卷一百四十六

七

詳校官檢討臣德 生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臣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臣

謄錄監生臣唐 煤

欽定四庫全書

古詩紀卷一百四十六

明 馮惟訥 撰

別集第二

統論下

明體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勲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闢周禮太師

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
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
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
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
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
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
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

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義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當而辭無常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體而

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為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鶩鶩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為本而以成聲為飾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詩之正也

晉摯虞文
章流別論

嚴滄浪曰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為離騷再變而為西漢

五言三變而為歌行雜體四變而為沈宋律詩五言起
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

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傅常孟六言起於漢司農谷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

九言起於高貴鄉公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

漢末年號曹子建父

子及鄴中七子之詩黃初體

魏年號與建安相接其體一也

正始體

魏年號嵇阮諸公之詩

太康體

晉年號左思潘岳二張二陸諸公之詩

元嘉體

宋年號顏鮑謝諸公之詩

永明

體

齊年號齊諸公之詩

齊梁體

通兩朝而言之

南北朝體

通魏周而言之與齊梁體一也

陶體

淵明

謝體

靈運

徐庾體

徐陵庾信也

又有所謂選體

選詩

欽定四庫全書

古詩卷一百四十六

時代不同體製隨異今人例用五言古詩爲選體非也

柏梁體漢武帝與羣臣共賦七言每句用韻

後人謂此篇爲柏梁體

玉臺集乃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或者但以纖艷者爲玉臺體其實

宮體

梁簡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其他體製尚或不然大槩不出此耳

王臺體

玉臺集乃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或者但以纖艷者爲玉

臺體

高祖大風歌是也古華山畿二十五首多三句之詩其他古人詩多如此者

有兩句

句之歌

荆卿易水歌是也又古詩青驄白馬

有一句之歌

漢書枹鼓不鳴董少平一句之歌也

又漢童謡千乘萬騎上北印梁童謠青絲白馬壽陽來皆一句也

有

歌行

古有鞞龍行放歌行長歌行短歌行又有單以歌名者不可枚述

有樂府漢武帝定郊祀

立樂府采齊楚趙魏之聲以其音詞可被於絃歌也

樂府俱備衆體兼統衆名也

有楚辭

屈原以下做楚辭者皆謂之楚辭

有琴操

古有水仙操辛德源所作別鶴操高陵牧子所作

有

謠

沈炯有獨酌謠王昌齡有箜篌謠

天子傳有白雲謠也

曰吟

古詞有隴頭吟孔明有梁父吟文君

有白

頭吟曰辭選有漢武秋風辭

樂府有木蘭辭

曰引

古曲有霹靂引走馬引飛龍引

曰詠

選

有五君詠唐儲光羲有羣鳩詠

曰曲

古有大堤曲梁簡文有烏棲曲

曰篇

選有名都篇京洛篇

白馬

魏明帝有氣出唱

曰夷

古樂府有江南弄

有四聲有八病

四聲

設於周顥八病嚴於沈約八病

謂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之辨作詩正不必拘此數法不足

據也又有以嘆名者

古詞有楚妃嘆明君嘆文選有四愁

愁以哀名者

選有七哀少陵有八哀

以怨名者

古詞有寒夜怨玉階怨

以思

名者

太白有
静夜思

以樂名者

齊武帝有估客樂
宋城質有石城樂

有古詩一韻

兩用者

文選曹子建美女篇有兩難字謝康樂述祖德詩有兩人字其後多有之

有古詩一

韻三用者

文選任彥昇哭范僕射詩三用情字也

有古詩三韻六七用者

古焦仲卿妻是也

有古詩重用二十許韻者

焦仲卿妻詩是也

有古詩

旁取六七許韻者

韓退之此日足可惜篇是也凡雜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歐陽公謂退之

遇寬韻則故旁入他韻非也此乃用古韻耳於集韻自見之

有古詩全不押韻者

古采蓮曲

是也有後章字接前章者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之詩是也

有擬古有連

句有分題

古人分題或各賦一物如云送某人分題得某物也或曰探題

有分韻有借

韻如押十虞之韻可借八微或十二齊韻是也

有協韻

楚辭及選詩多用協韻

有今韻

有古韻

如退之此日足可惜詩用古韻也蓋選詩多如此

論雜體則有風人句

述一語下句釋其義如古子夜歌讀曲歌之類則多用此體

藁砧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

當大刀頭破鏡飛

五雜俎

見樂府兩頭纖纖

亦見樂府盤中玉臺

上天僻辭隱語也集有此詩蘇伯玉妻作迴文

起於竇滔之妻織錦以寄其夫也

寫之盤中屈曲成文也反覆一舉字而誦皆成句無不押韻反覆成文也李公詩格有此二十一字詩離合

字相拆合而成孔融漁父屈節

之詩是也雖不關詩建除其體製亦古

鮑明遠有建除詩每句首冠之輕重其體製亦古建除以建除平定等字其詩雖佳蓋鮑本能詩非因建除之體而佳也

字謎人名卦名數名藥名州名

如此詩只

成戲謔不足爲法也。又有六甲十屬之類及藏頭歇後等體今皆削之

近世有李公詩格泛而不備惠洪天厨禁臠最爲誤人此卷有旁參二書者蓋其是處不可易也○滄浪所論詩體尚多自唐以下者不錄於此

章句

夫章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至於詩頌大體以四言爲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爲句尋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

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而體之篇成於兩漢情數運周隨時代用矣

文
雕龍

詩者始於舜臯之賡歌三代列國風雅繼作今之三百五篇是也其句法自三字至八字皆起於此三字句若鼓咽咽醉言歸之類四字句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類五字句者若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七字句若交交黃鳥止于棘之類漢魏以降述作相望梁陳以

來格致寢多自唐迄於國朝而體製大備矣

古今詩話

塵史曰王得仁謂七言始於垓下歌柏梁篇祖之劉

闕

以交交黃鳥止于桑為七言之始合兩句為一誤矣大

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頌曰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七言

之始王氏亦誤矣蓋始於擊壤歌帝力於我何有哉雅

頌之後有南山歌子產歌採葛婦歌易水歌皆有七言

而未成篇及大招百句小招七十句七言已盛於楚矣

詩家直說○訥按諸家所論七言詩始惟垓下為近之他皆雜出一二言未為全體至如甯戚扣牛所歌高謗

註國語以爲碩鼠之詩雖未必然亦足以明南山白石之篇謗時未嘗有也他如列子擊壤孔叢子大道歌續博物志狄水歌拾遺記甯封子詩皇娥歌白帝子答歌皆出於著書者之手其文義各自爲體而辭義深淺居然有別至吳越春秋所載窮歎之曲采葛婦歌河梁之詩尤淺乃不足道而近時論詩者遂引以爲據辨七言不始於柏梁亦何以稱知言也

又曰四言體始於康衢歌滄浪謂起於常孟誤矣

同上
按

四言詩三百五篇在前而嚴云起於常孟蓋其敘事布詞自爲一體漢魏以來遞相師法故云始於常非徒言也或又引康衢以爲權輿又烏知康衢之謠非列子因雅頌而爲之者邪然明良五子之歌載在典謨可徵也

又曰江有汜乃三言之始迨天馬歌體製備矣嚴滄浪

謂創自夏侯湛蓋泥於白氏六帖

同上○按三言始天馬似矣江有汜亦非

純體易謂始耶

虞之廢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權輿也洪範無偏無陂至歸其有極蔡氏謂此章蓋詩之體使人吟詠而得其性情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同一機伊訓以三風十愆訓太甲自聖謨洋洋而下亦叶其音蓋欲日誦是

訓如衛武公之抑戒也故曰詩可以興

因學紀聞

夏侯太初辨樂論伏羲有網罟之歌神農有豐年之詠

黃帝有龍袞之頌元次山補樂歌有網罟豐年二篇文

心雕龍云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

竹彈歌見吳越春秋

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半
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
近在成世則五言久矣

東方朔有八言七言攷之風雅尚之以瓊華乎而七言
也我不敢倣我友自逸八言也

以上並因學紀聞

雜體

列女傳式微二人之作聯句始此

困學紀聞○皮日休云柏梁七言聯句興

馬文心雕龍云聯

句共韻柏梁餘製

詩苑類格謂回文出於竇滔妻所作文心雕龍云回文

所興則道原為始又傳咸有回文反覆詩溫嶠有回文

詩皆在竇妻前

皮日休曰傅咸反覆興焉溫嶠回文興焉

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草詩古詩為題見於此

今按劉琨有胡

姬年十五沈約有江離

生幽者皆在元帝前

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紼謳挽歌非始于田橫之客韓子

蒼曰柏梁作而詩之體壞河梁作而詩之意乖致堂云

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陸務

觀云倚聲製詞起於唐之季世

以上並因
學紀聞

詩體如八音歌建除體之類古人賦詠多矣用十二神

爲詩者始見於沈炯

韻語
陽秋

晉傅咸集七經語爲詩北齊劉晝緝綴一賦名爲六合
魏收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觀其賦又愚於名後之

集句肇於此

詩家
直說

晉傅咸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畧曰聿修厥德令終有
淑勉爾遁思我言維服益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
有覩面目此乃集句詩之始或謂集句起於王安石非
也

詩譜

古今詩體不一太師之職掌教六詩風雅頌賦比興備
焉三代而下雜體互出漢唐以來饒歌鼓吹拂舞矛俞
因斯而興晉宋以降又有回文反復寓憂思輾轉之情
雙聲疊韻狀連駢嬉戲之態郡縣藥石名六甲八卦之

屬不勝其變古有采詩官命曰風人以見風俗喜怒好惡皮日休云疎杉低通灘冷鷺立亂浪此雙聲也陸龜蒙嘗曰膚渝吳都殊眷戀便殿宴此疊韻也劉禹錫曰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却有晴杜詩曰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又曰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此皆風人類也

珊瑚鉤
詩話

古辭云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藁砧砆也謂夫也山上有山出也大刀頭刀上鐸

也破鏡言半月當還也此詩格非當時有釋之者後人
豈能曉哉古辭又云園葵燒敗襖著子故依然陸龜蒙
皮日休固嘗擬之陸云旦日思雙履明時願早諧皮云
莫言春繭薄猶有萬重思是皆以下句釋上句與藁砧
異矣樂府解題以此格為風人詩取陳詩以觀民風示
不顯言之意至東坡無題詩云蓮子擘開須見薏秋枰
着盡更無棊破衫却有重縫處一飯何曾忘却匙是文
與釋並見於一句中與風人詩又小異矣

葛常之○古樂府山上復

有山何當大刀頭此虎謚之祖子美
歸心折大刀明用此意○過庭詩話

南朝人作詩多先賦韻如梁武帝華光殿宴飲連句沈
約賦韻曹景宗不得韻啓求之乃得競病兩字之類是
也予家有陳后主文集十卷載王師獻捷賀樂文思預
席羣僚各賦一字仍成韻上得盛炳病令橫映戛併鏡
慶十字宴宣猷堂得近格白黑易夕擲斤折啞十字幸
舍人省得日謐一瑟畢訖橋質帙寶十字如此者凡數
十篇今人無此格也

容齋
續筆

類文見曰梁武帝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始爲押韻晚唐多效之迨宋人尤甚

詩家直說

題例

元稹自序樂府曰詩迄于周離騷迄于楚是後詩之流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諫箴詩行詠吟題怨歌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劉補闕云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水仙操則不於漢魏而後始亦以明矣

訥按琴操肇於上古如神人暢南風歌之類又在仲尼前但今所傳之曲

未必盡出於古耳樂府之名
自興於漢何得以此相掩耶

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行
間之曰歌行悲如蛩蛩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

曰曲

白石
詩說

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

失謂之箴猗迂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鍾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敘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嘆悲憂深思謂之吟吟詠情性總而言志謂之詩蘿李而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衆體也

珊瑚鈎

詩話

詩家名號區別種種原其大義固自同歸歌聲雜而無方行體疏而不滯吟以呻其鬱曲以導其微引以抽其

意詩以言其情故因名昭象合是而觀則情之體備矣夫情既異其形故辭當因其勢譬如寫物繪色倩盼各以其狀隨規逐矩圓方巧獲其則此乃因情立格持守圍環之大畧也若夫神工哲匠顛倒經樞思若連絲應之杼軸文如鑄冶逐手而遷從衡參互恆度自若此心之伏機不可殫能也

談藝錄

聲律

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

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颶不還並轆轤交往逆鱗
相比適其際會則徃蹇來連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
夫吃文爲患生於好詭逐新趣異故喉脣糺紛將欲解
結務在剛斷左礙而尋右未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
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纍纍如貫珠矣是以聲畫妍蚩寄
在吟詠吟詠滋味流於字句氣力窮於和韻異音相從
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
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

韻甚易雖纖意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
若夫宮商大和璧諸吹籥翻迴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
柱故有時而乖貳籥含定管故無往而不一陳思潘岳
吹籥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槩舉而推可以類
見又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及張
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銜靈均
之聲餘失黃鍾之正響凡切韻之動勢若轉圜訛音之
作甚於枘方免乎枘方則無大過矣練才洞鑒剖字鑽

響踈識闊畧隨音所遇若長風之過籟東郭之吹竽耳
古之佩玉左宮右徵以節其步聲不失序音以律文其
可忘哉

文心雕龍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
年中而不聞宫商之辯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
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者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
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
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

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被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
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
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
謝莊頗識之耳常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
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
景慕務爲精密襞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
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
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

膝閣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
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
陽苦雨靈運鄰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
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昭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
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
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詩品下

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休文陳郡謝玄暉瑯琊王元
長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彥倫善識聲爲文皆用宮商

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謂之永明體

何氏語林○高氏小史云周顥字彥倫始置四聲切韻行於時

陸厥與沈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

歷代吟譜

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聲故風雅殆盡後之才子天機不高爲沈生弊法所媚懵然隨流溺而不返

皎然詩評

皮日休雜體詩序曰詩云螢在東又曰駕鷺在梁雙聲起於此也陸龜蒙詩序曰疊音起自梁武帝云

後牆有朽柳當時侍從之臣皆唱和劉孝綽云梁王長康強沈休文云載載每礙碌自後用此體作為小詩者多矣如王融所謂園蘅炫紅薦湖荇暉黃華溫庭筠所謂棲息銷心象簷楹溢艷陽皆效雙聲而為之者也陸龜蒙所謂瓊英輕明生竹石滴漿碧皮日休所謂康莊傷荒涼主虜部伍苦皆倣疊韻而為之者也南北朝人士多喜作雙聲疊韻如謝莊羊戎魏收崔徽草戲謔談諧之語往往載在史冊可得而攷

馬○韻

語陽秋

聲韻之興自謝莊沈約以來其變日多四聲中又別其清濁以為雙聲一韻者以為疊韻蓋以輕重為清濁爾所謂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是也王融雙聲詩云園蘅炫紅薦湖荇暉黃華迴鶴橫淮翰遠越合雲霞以此求之可見自唐以來雙聲不復用而疊韻間有杜子美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白樂天量大嫌

甜酒才高笑小詩之類皆因其語意所到輒就成之
要不以是爲工也陸龜蒙輩遂以皆用一音引後牖
有朽柳梁王長康強爲始於梁武帝不知復何所據
所爲蜂腰鶴膝者蓋又出於雙聲之變若五字首尾
皆濁音而中一字清即爲蜂腰首尾皆清音而
中一字濁即爲鶴膝尤可笑也○蔡寬夫詩話

南史謝莊傳曰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
韻答曰互護爲雙聲破礎爲疊韻某按古人以四聲
爲切韻紐以饗聲疊韻必以五音爲定蓋謂東方喉
聲爲木音西方舌聲爲金音南方齒聲爲火音北方
脣聲爲水音中央牙聲爲土音也雙聲者同音而不
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互護同爲脣音而
二字不同韻故謂之雙聲破礎同爲牙音而二字又
同韻故謂之疊韻若彷彿熠耀騷驥慷慨咿嚦霖霖
皆雙聲也若侏儒童蒙崆峒龍泣蟬螂滴澑皆疊韻
也廣韻曰章灼良畧是雙聲灼畧章良是疊韻又曰

斤剔靈歷是雙聲剔歷斤靈是疊韻舉此例則諸音皆是此而紐之可以定矣沈存中論詩之用字曰幾家村草裏吹笛隔江聞幾家村草吹笛隔江皆雙聲也某按村字是脣音草字是齒音吹字是脣音笛字是齒音此非同音字不可謂之雙聲也存中又曰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履清侵簷逼履皆疊韻也某按侵字是脣音簷字是齒音逼字是脣音履字是舌音既非同音字而逼履二字又不同類不謂之疊韻也某按李羣玉詩曰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轍格磔聲詰曲崎嶇乃雙聲也鉤轍格磔乃疊韻也○學林新編

百藥曰分四聲八病按詩苑類格沈約曰詩病有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尾鶴膝最

忌餘病一通

困學
紀聞

梅堯臣續金針詩格曰八病一曰平頭第一字不得與第六字同聲第二字不得與第七字同聲詩曰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今與歡同聲日與樂同聲○一曰謂句首二字並是平聲是犯古詩朝雲晦初景

丹池晚飛雪飄披聚

還散吹揚凝且滅

二曰上尾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樓與齊同聲○一曰古詩蕩子到娼家秋庭夜月華桂華侵雲長輕光逐漢斜內家字與華字同聲是韻即不妨若側聲是同上去入即是

犯也

三曰蜂腰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所以兩頭大中心小似蜂腰之形詩曰遠與君別久乃至鴈門關

與字并久字同聲○一曰古

詩徐步金門旦言尋上苑春

四鶴膝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所以兩頭細中心龐似鶴膝之形詩曰新製齊純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圓似秋月素字與扇字同聲○一曰古詩陟野看陽春登樓望初柳綠池始沾裳弱葉未

映綬言春與裳字同是平

聲故曰犯上去入亦然

五大韻爲重疊相犯也如五言詩以新字爲韻者九字內更著津字人字等爲大韻也詩曰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爐胡字與爐字同聲也○一曰謂二句中字與第十字同聲是犯古詩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悲與遊是犯也

六小韻除十上字中自有韻者是也詩曰客子已乖離那宜遠相送子已離宜字是也○一曰九字中有

明字又用清字是犯古詩
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

七傍紐一句中已有月字不得著元阮願字此是雙聲即為傍紐也詩曰丈夫且安坐梁塵將欲起丈夫之類即謂犯耳○一曰謂十字中有田字又用寅延字是犯古詩田夫亦知禮寅賓延上坐

八正紐如壬衽任入四字為一紐一句之中已有壬字更不得安衽任字詩曰我本漢家女來嫁單于庭家嫁是一紐之內名正雙聲○一曰謂十字中有元字又有阮願月字是犯古詩我本良家子來嫁單于庭家與嫁字乃是犯也

麗辭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

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
臯陶贊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
益豈營麗辭率然對耳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
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儻乾坤易簡則
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
一也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自
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晝吳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
采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

合趣割毫析釐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云修容乎禮園翶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云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想枮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

之類也凡偶辭胸臆言對所以為易也微人之學事對
所以為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為優也並貴共心正
對所以為劣也又以事對各有反正指類而求萬條自
昭然矣張華詩稱遊鴈比翼翔歸鴻知接翮劉琨詩言
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若斯重出即對句之駢枝也
是以言對為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允當若兩事
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驥在左驂駿為右服也若夫事或
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蹠蹠而行也若氣無奇類

文乏異采碌碌麗新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聰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襍佩乃其貴耳類此而思理斯見

也

文心雕龍

或曰今人所以不及古者病於麗詞予曰不然先正詩人時有麗詞雲從龍風從虎非麗耶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非麗耶

但古人後於語先於意○皎然詩議

選詩駢句甚多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千憂集日夜萬感盈朝昏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多士成

大業羣賢濟洪績之類恐不足爲後人之法也○韻語陽秋

蔡寬夫詩話曰晉宋間詩人造詩雖秀拔然大抵上下句多出一意如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蟬噪林

遍靜鳥鳴山更幽之類非不工矣終不免此病甚乃
有一人名而分用之者如劉越石宣尼悲猿麟西狩
泣孔丘謝惠連雖好相如達不同長鄉慢等語若非
前後相應映帶殆不可讀然要非全美也唐初餘風
猶未殄陶冶至杜子美始淨盡矣○丹鉛閣錄云史
記相如傳文君已失身于司馬句長卿故倦游以人
姓與字分爲二句其文法自可傳人之姓氏名字多
互文焉劉越石詩宣尼悲猿麟西狩涕孔丘沈休文
宋書恩倅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
身公卿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

古詩紀卷一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古詩紀卷一百四十七

明 馮惟訥 撰

別集第三

品藻

漢

高帝 武帝

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悲
來其悔心之萌乎

高祖大風之歌雖止於二十三字而志氣慷慨規模宏遠凜凜乎已有四百年基業之氣史記樂書謂之三侯章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蓋欲使後之子孫知其祖創業之勤不可怠於守成爾武帝秋風辭賦子歌已無足道及爲賦以傷悼李夫人反覆數百言綱繆眷戀於一女子其視高祖豈不愧哉藝文志上首造賦二篇其一不得而見耶○丹陽集

秋風起兮白雲飛出自大風起兮雲飛揚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出自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漢武讀書故有沿襲漢高不讀書多出己意

漢武帝栢梁臺成詔羣臣能為七言者乃得上坐有曰
總領天下誠難治有曰和撫四夷不易哉有曰三輔盜
賊天下危有曰盜阻南山為民災有曰外家公主不可
治是時君臣宴樂相為警誡猶有三代之風後世以詩
諷諫獲罪者可勝嘆哉同上

漢高祖武帝之作則星漢回天苞符出水自然成章者
也又如上棟下宇易增營之制而締構之蓋取諸大壯
於後世者乎

竹林
詩品

常孟

常孟四言誹而不亂小雅之流風也

竹林詩評

李陵

蘇武

詩品

已見

皎然曰五言始於李蘇二子天與其性發言自高未有
作用如十九首詞義炳婉而成章

蘇武之作稱爲高古非清廟之瑟朱絲疏豁一唱三和
更無可喻之

竹林詩評

張衡

詩譜曰寄興高遠遣辭自妙

張衡四愁遙衷耿慕猶風騷之遺韻也

竹林詩評

班固

酈炎

趙壹

詩品

已見

趙壹傷彼時二首載於史傳詩家之賈誼乎

竹林詩評

唐山夫人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世

房中歌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為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

紀聞

西漢樂章可齊三代舊見漢禮樂志房中樂十七章格韻高嚴規模簡古駿駿乎商周之頌意異哉此高帝一時佐命功臣下至叔孫通輩皆不能為此歌尋推其源乃唐山夫人所作服虔曰高帝姬也常昭云唐山姓也

漢初乃有此人縱使竹竿載馳方之陋矣

劉元城語錄

詩譜曰安世歌質古文雅

詩譜

班婕妤

詩品

已見

王昭君

常孟詩雅之變也昭君歌風之變也三百篇後二作得

體梁太子不取昭君何哉

詩家直說

蔡琰

詩譜曰真情極切自然成文

秦嘉 徐淑

詩品 已見

予觀藝文類聚見東漢婦人徐淑與夫秦嘉兩書又觀玉臺新詠見其與夫詩皆麗則可誦又考史通稱其動合禮儀言成規矩夫死毀形不嫁哀痛傷生可謂才德兼美者也范曄後漢書作列女傳乃舍淑而取蔡琰何

見哉

丹鉛錄

漢郊祀歌

史記樂書曰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今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

宋書樂志曰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大夫獻詩耆父修

之而後王斟酌焉秦漢闕采詩之官歌詠多因前代與時事既不相應且無以垂示後昆漢武帝雖頗造新歌然不以光揚祖考崇述正德為先但多詠祭祀見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頌之體闕焉

郊祀歌嘏意刻酷煉字神奇

詩
譜

漢銳歌

溫裕純雅古詩得之道深勁絕不若漢銳歌樂府詞

談藝

古詩句格自質然太入工唐風山有樞云何不日鼓瑟
銳歌辭曰臨高臺以軒可以當之又江有香草目以蘭
黃鵠高飛離哉翻絕工美可為七言宗也同上

漢樂府

漢書藝文志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謡於是有趙代之
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
厚薄云高祖歌詩二篇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
宗廟歌詩五篇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出行

巡狩及游歌詩十篇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李
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
冰未央才人歌詩四篇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燕代謳
鴈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邯鄲河間歌詩四篇齊鄭歌
詩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左馮翊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
詩五篇河東蒲坂歌詩一篇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
篇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雜歌詩九篇雒陽歌詩四篇
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七

十五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諸神歌詩三篇送
迎靈頌歌詩三篇周歌詩二篇南郡歌詩五篇右歌詩
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晉書樂志曰凡樂章古辭今
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采蓮烏生八九子白
頭吟之屬也

漢樂府直情自然但不能中節爾累度乃是好景

詩譜

樂府烏生八九子東門行等篇如淮南小山之賦氣韻
絕峻下可與孟德道之王劉文學曹當內手爾

談藝錄

生年不滿百四語西門行亦掇之古人不諱重襲若相援爾覽西門終篇固咸自鑠古詩然首尾語精美可二也

樂府往往敘事故與詩殊益敘事辭緩則冗不精翩翩堂前燕疊字極促乃佳阮瑀駕出北郭門視孤兒行大緩弱不逮矣

樂府中有妃呼稀伊阿那諸語本自亡義但補樂中之音亦有疊本語如曰賤妾與君共鋪廩共鋪廩之類也

並同

上

古詩十九首

詩品

已見

詩譜曰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發至情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問古詩中何句爲最
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爲

佳睹王爽小字也

世說新語

魏通論

文帝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
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
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
所假咸以自騁驥騖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
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已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
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
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
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

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襍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雋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憊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

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瑀以符檄擅聲徐幹

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路粹

楊脩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美

焉休璉風情則百一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

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

而同飛

文心
雕龍

漢魏之交文人特茂然袁世叔運終鮮粹才孔融懿名

高列諸子視臨終詩大類銘箴語耳應瑒巧思逶迤失

之靡靡休璉百一微能自振然傷媚焉仲宣流容慷慨
有懷西京之餘鮮可誦者陳琳意氣鏗鏘非風人度也
阮生優緩有餘劉楨雖角重峭割曳綏懸並可稱也曹
不資近美媛遠不逮植然植之才不堪整栗亦有憾焉
若夫重熙鴻化蒸育叢材金玉其相綽哉有斐求之斯
病殆寡已夫

譏藝
錄

曹操

魏書稱太祖剏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

釋書畫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聲被

之管絃皆成樂章

詩品 已見

曹孟德樂府如苦寒行猛虎行短歌行膾炙人口久矣
其希僻罕傳者若不減年徃憂世不治存亡有命慮之
爲蚩又云壯盛智慧殊不再來愛時進趣將以惠誰不

特句法高邁而識趣近于有道

升菴詩話

魏武帝短歌行全用鹿鳴四句不如蘇武鹿鳴思野草可以喻佳賓點化為妙沈吟至今可接明明如月

何必小雅哉。蓋以養賢自任而牢籠天下也。真西山不取此篇當矣。○藝文類聚魏武短歌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歐陽詢去其半尤為簡要意完而語足也。○詩家直說。

文帝

詩品 已見

詩譜曰：自然淳俊

陳思王

詩品 已見

鄴中七子陳王最高劉郎辭氣偏正得其中不拘對屬偶或有之語與興驅勢逐情起不由作意氣格自高十

九首其流一也

皎然詩評

斲削精潔自然沈健

詩譜

曹子建之作亦正亦變駿駿乎大雅之製焉

竹林詩評

世說曰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

漫叟

詩話云曹子建七步詩世傳煮豆然豆其豆在釜中泣一本云其向釜下然豆在釜中泣其工拙淺深必有以辨之

者

氣本尚壯亦忌銳逸魏祖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猶曖曖也思王野田黃雀行譬如錐出囊中大索露矣

談藝錄

詩不能受瑕工拙之間相去無幾頓自絕殊如塘上行云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浮萍篇則曰采蘋自有芳不

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本自倫語然佳不如塘上行

小雅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又云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可謂善道行
役之情矣曹子建效其語云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
旋止素雪云飛則不逮遠矣且子建欲學風雅為四言
而猶未忘朱華素雪之屬對此其所以止於建安黃初

歟

蜩笑外稿

曹子建詩質樸渾厚春容雋永風調非後人易到陳子
昂李太白慕以為宗信乎晉以下鮮其儼也予每讀其
詩灑然有千古之想

蘭莊

詩話

白馬王彪 徐幹

魏白馬王彪詩魏文學徐幹詩白馬與陳思答贈偉長
與公幹往復雖曰以莛叩鍾亦能閑雅矣

詩品

魏文帝典論論文云徐幹時有齊氣李善註言齊俗
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按漢書地理志齊詩子
之還兮遭我乎猶之間兮又曰族我於著乎而此亦
其舒緩之體又云齊至今其士舒緩闊達而足智朱

博傳博遷鄆鄆齊部舒緩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爲俗邪寰宇記萊州人志氣緩慢是則齊俗自來舒緩故文體亦然而註論語者獨謂其急功利急與舒緩正相反○真珠船

徐幹室思曰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辭一逝不可歸嘯歌久踟躕人離皆復會我獨無反期自君之出矣明鏡闇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宋孝武帝擬之曰自君之出矣金翠暗無精思君如日月迴環晝夜生一時諸賢共賦遂以自君之出矣爲題楊仲弘謂五言絕句乃古詩末四句所以意味悠長蓋本於此○詩

家直說

王粲

劉楨

魏志曰文帝爲五官中郎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

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
並見友善自頴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
弘農楊脩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七人之列

摯虞文章流別云王粲所與蔡子篤及文叔良士孫文
始楊德祖詩及所為潘文則作思親詩其文當而整皆
近乎雅矣贈楊脩詩今亡

三贈詩
入選

七哀仲宣詩云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
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

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此事在耳目故傷見乎詞及至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蔡思則已極覽詞則不傷一篇之功併在於此使古今作者味之無厭末句云悟彼下泉人蓋以逝者不返吾將何親故有傷心肝之嘆沈約云不傍經史直率胸臆吾許其知詩也

皎然

三良 陳王詩曰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王粲云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為蓋以陳王徙國任城被害已後

常有憂生之慮故其詞婉娩存幾諫也王粲顯青穆公
正言其過存直諫也二詩體格高遠才藻相鄰至如臨
穴呼蒼天淚下如縛縻斯乃迥出情表未知陳王將何

以敵

同上

詩品

已見

詩譜曰眞實有餘澄濾不足

王粲之作如梗柂杞梓輪囷離奇夫豈細材哉

竹林詩評

劉文房詩已是洞庭人猶看灑陵月孟東野詩長安
日下影又落江湖中語意相似皆寓戀闕之意然總

不若王仲宣云南登漏陵岸回首望長安涵蓄蘊藉自然不可及也

劉歆遊初賦望亭隧之巖巖兮飛旗幟之翩翩王粲七哀詩登城望亭隨翩翩飛羽旗實用劉歆語○並

升菴
詩話

魏文帝曰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

詩品已見

詩譜曰思健功圓

劉楨之作朗潤清越如搢金考石故宜稱於建安也

竹林
詩評

嚴滄浪曰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昔我從元后整
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翹翔元后益指曹操
也至南鄉謂伐劉表之時豐沛都喻操譙郡也王仲
宣從軍詩云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聖君亦指曹
操也又曰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是欲效伊尹負
鼎干湯以伐桀也是時漢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
正與荀彧比曹操爲高光同科或以公幹平視美人
爲不屈是未爲知人之論春秋誅心之法二子其何
逃○以平視美人爲不
屈出韻語陽秋今不錄

應璩

詩品 已見

嵇康

詩品 已見

詩譜曰人品胸次高自然流出

阮籍

詩品 已見

天識清虛禮法疎短

詩譜

阮籍之作如剡溪雪夜孤楫沿流乘興而來興盡而已

竹林
詩評

古詩紀卷一百四十七